

拎着青春吹泡泡

流氓寇 著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想飞可怎么样也飞不高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想飞……
听着听着，我就随着唱，
口在唱，心在唱，往往泪流满面。
小鸟，你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古吴轩出版社

拎着青春吹泡泡

流氓寇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拎着青春吹泡泡 / 流氓寇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7

ISBN 7-80574-969-8

I. 拎...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125 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封面设计: 韩 冬
装帧设计: 木 心
责任校对: 子 洋 徐芙后
电脑照排: 胡 斌
责任印制: 冒宇城

书 名: 拎着青春吹泡泡

著 者: 流氓寇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Http://www.szrbs.net/gwx

电话: 0512-65232286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h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如皋市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5

印 数: 00001-1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969-8/I · 039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1

跟小鸟在一起的十八个小时我很快乐。

但我必须得离开她了，因为济南那边公司还有重要的业务需要办理。小鸟说话倒也干脆：回吧，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偶不喜欢整天拴在女人裤腰带上的男人。

小鸟推来一辆自行车，让我驮着她，一起去车站。

路上，小鸟紧紧抱着我的腰，脸贴在我背上，两腿在空中飘着。小鸟问我：“你回了济南，会想我吗？”

我说：“会吧？”

小鸟拿巴掌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呀，好勉强啊！”

我笑了笑，说：“那你会想我吗？”

小鸟回答很干脆：“不想！我谁都不想！”

我笑着问：“为什么？”

“嘿嘿，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一个德行，有什么值得好想的？”

我哇哇大叫后，说：“不可一棍子打死吧？”

小鸟任性地喊着：“就一棍子打死！就一棍子打死！怎么了？”

“小鸟，何出此言啊？”

“你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啊？背着老婆，车马劳顿跑到东营来会别的女孩子，你说你是不是臭男人啊？”

我笑了笑，说：“小鸟，我没老婆啊！”



小鸟说：“那你有女朋友吧？”

我不作声了，是的，我是有女朋友。

小鸟却不放过我，追着说：“心虚了吧？没话说了吧？承认自己是臭男人了吧？”

小鸟见我还不说话，就在我背上又拍了一巴掌，说：“有本事理直气壮地说话呀！”

“晕，特晕，特特晕！”

小鸟问：“晕什么？”

我左手离开车把，在小鸟腿上摸了一把，说：“昨晚分明是你强奸了我！”

小鸟将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捏着我的肚皮，抢白说：“是你强奸了我！是你强奸了我！是你强奸了我！”

小鸟下手很重，我的肚皮很痛很痛，大有我不承认就不放手的意思。

我赶忙向小鸟求饶，说：“嘿嘿，就算我强奸了你！就算我强奸了你！”

小鸟的手劲更大了，说：“什么叫就算啊？什么叫就算啊？态度极不老实！”

我大叫一声“呀”，喊着：“小鸟，你谋害亲夫啊！”车把也一时间失控，在路上晃了一下，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后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离自行车前轮只有半米，差一点接吻。司机从车窗伸出头来，喊着：“不想活了！”

我们老实了，重新上车。我听到小鸟在后面痴痴笑。

我问：“你笑么？”

小鸟说：“你们济南人说‘么’，真难听！”

我说：“我喜欢！”

小鸟说：“你还没承认那事呢！”

“小鸟，你饶了我吧，我什么都承认！”

小鸟又在我肚皮上拧了一把，说：“还敷衍！”

“好好，我郑重宣布，昨天晚上，我强奸了可爱的小鸟！”

小鸟哈哈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很开朗很好听，我喜欢。

今天我生日，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吧！

昨天上午胖史、丈母娘等一帮朋友突然来到公司，说是给我祝贺生日。我说你们这些家伙想蹭酒就直说，我生日还没到呢！胖史说，不就是明天嘛，以为这帮哥们会忘记了呀？今天提前来给你祝贺生日，是怕你明天没时间理我们，谁不知道你情儿多啊！我大叫一声：我靠，造谣啊，我啥时有情儿了？丈母娘说：流氓，别害怕，我们会给你保守秘密，绝对不会跟章怡说的，呵呵！

丈母娘说的章怡是我已经同居的女朋友，不过她现在北京，他们单位派她去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班，已经去了一个星期，早上还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一定赶回来。

我笑了笑，说：“好说，想吃点什么？”

胖史说：“去明珠吧！”

我又大叫一声：“靠，你们要宰死我呀？我这档次只能请你们去云亭吃涮羊肉！正东也行！”

胖史说：“这么小气啊！还堂堂大经理呢！”

我说：“晕，我他妈就是一扛活的，什么大经理啊？”

丈母娘说：“那就去云亭吧，不过吃过饭下午你得请我们喝茶！”

我笑笑说：“丈母娘这家伙精着呢！”

丈母娘说：“你那天还跟我吹请客户喝茶能报销的！你就把我们当客户



行了！”

我说：“我靠，你们算哪门子客户呀？”

说着闹着我们去了云亭。

中午喝了不少酒，这帮狐朋狗友都是酒家，没个一斤白酒不脸红，丈母娘这家伙嘴贫点，圆滑得很，硬是要灌我，幸好我的司机办事利索，趁他们不注意，将他面前的水杯与我的酒杯偷换了几次。

饭毕，他们执意要去喝茶，我便把他们带到了再续N次前缘茶坊。

来茶坊的人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大多并不是真正要喝什么茶，目的嘛，或者是赌钱洗钱，或者是吃小姐豆腐，当然也有真正来喝茶聊天的，此类属高雅人士，我这辈子很难做到如此高雅。前几天我就在再续N次前缘故意输给一重要客人四万多。

一起喝酒的朋友被人用电话叫走了三个，两个是公司领导打电话叫走的，一个是被老婆打电话叫走的，临走的时候极不情愿，大骂谁他妈发明了手机。

剩下四位被我带进了茶坊。

我算是这个茶坊的常客，这里属于我们公司的定点，不过也就来过三五次，定点时间不能太长的，否则要弄出些事情的。其实茶坊的人都很讲规矩，从来不会问客人是哪个单位的，原因都心知肚明。

大堂有拉小提琴的，一小姐，戴蝙蝠侠面具，曲子是《梁祝》。

老板娘满面桃花迎过来，麻利地招呼客人上楼。我没上，而是在大堂右侧的小茶厅坐下来。老板娘嬉笑着跟过来，问我为什么不上去，为什么每次陪客人来自己不上去。我笑着摇摇头，说酒喝得太多累得不行。老板娘说茶坊刚来两个俄罗斯的小姐，很漂亮的，要不要要一耍，你的可以免费。我再摇摇头说不要。老板娘说身体累点没什么店里新进了一批伟哥很管用的。我有点不耐烦，说我真的不想上去。老板娘这时说，好的好的，那你就在这休息吧！说完亲自给我弄了杯铁观音。送过来的时候小声说：“老板，现在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多了，如果我有女儿一定让她嫁给你！”我笑着说：“占我便宜？”老板娘赶忙说：“不是那个意思，是我觉得老板你太优秀了！”

我优秀吗？靠！我只是对跟女孩子做那事有一定的原则，还没到找妓女做那事的地步。

我的朋友在上面乐着的时候，章怡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以为她回到济南了，不是，她是从北京给我打来的，说很抱歉，可能赶不回去了，因为明天跟别人约好去联系深造的事情。章怡自大学毕业后没有离开过书本，她一直梦想去国外留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痴迷！在电话中章怡说：“明天你生日，我会再打电话祝你生日快乐的，一定记得自己吃碗长寿面！”

章怡不能赶回来，我有一点点失落，但仅是一点点。

跟章怡通话完毕后，就接到了笼中小鸟打来的电话，马上坐车来到了东营。

3

小鸟将我送到车站，依依不舍。她的目光一直盯在我身上，虽一夜未睡，但看上去精神依旧那么好。

小鸟是个精灵精怪的女孩子，全身透着火辣辣的生气。她个头不算太高，也就一米六，我猜她一米六，她还理直气壮地说是一米六五，如果能找到尺子，我非量量她不可。

这次来东营，就是见我的网友笼中小鸟。

我们已经在网上交往两个月，但彼此谁都不知道谁长什么样，我要她给我发照片，她不干，她要我给她发照片，我也托辞没有给她发。她说你不给我发我也认得你。我问她怎么会认得我。她说因为我偷窥过你。我哈哈大笑，说真的偷窥过我吗，这不公平，严重的不公平，我要见你，否则你就是侵犯隐私权！

小鸟看了看表，说这么快车就要到点了，真舍不得你走。我说舍不得我你就给去济南啊。小鸟说美死你，我才不跟你走呢。我凑近小鸟说昨天晚上真是美死我了。小鸟笑了，说男人都这样喜欢一夜情，真要在一起就不会这么嘴甜了。我说你说什么都行啊。小鸟说你就要走了，不给我买个礼物吗。

我哈哈一笑说，小鸟，你这是跟我要小费吗？小鸟说，我就跟你要小费！我说，在歌厅付一百！小鸟说，瞎说，你是包夜的！我说，你挺懂啊？

我翻了翻口袋，才想起我的钱包在来东营时被挨千刀的贼给偷了，回

程的车票还是小鸟掏钱给买的。我就从口袋里找出八毛钱。小鸟一把从我手里抢过那八毛钱，说，这些钱也可以，毕竟是钱，不过让你赚大发了，八毛钱买了我的青春！

小鸟跑到售货亭，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还有一包餐巾纸。她将矿泉水塞给我，叮嘱我路上喝，又说这包餐巾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是用你那八毛钱买的，我还又出上了两毛！

小鸟真的很可爱！

我说，小鸟，等下次见你的时候，一定给你买一个大鸟笼子，将你关起来！

车要走了，我和小鸟挥手道别，小鸟喊着：“别想我！”

大宇驶离东营车站，小鸟可人的影子在我视野中消失了。我躺在靠背上，笑了。这一场美妙的艳遇！

大宇自临淄上高速后，我接到了孟临风的电话。孟临风是我手下的一个业务员，也是济南分公司的元老。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一个足以使我从座位上跳起来的情况。“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德州老王打电话要一百箱货，我就给他送过来了，可是这人太不仗义，将货扣住了，拒不付款！”

我当时就火了，在电话中大声说：“孟临风，你到底怎么回事呀？我再强调德州老王那里暂不要发货，你怎么充耳不闻？”

我扣上电话时，发现车厢里乘客都在看着我。我失态了。面对乘客们的目光，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坐下来，闭上眼睛。我怎么会失态？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回到济南后再解决。电话中孟临风一再问我去什么地方了，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去东营了，只是说我两个小时后就回济南。

我是一家分公司的经理，经营白酒的，总公司在四川。我是三个月前进分公司的，之前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任普通职员，在一次喝酒时认识了四川总公司分管经营的副总李震中，第二天李震中就给我打电话，说要跟我聊一聊，我们就在一家茶馆里聊了聊，很是投缘，于是我当即决定接受李震中的邀请。

我夹着包走进分公司办公室，孟临风随后跟进来，这家伙还是那德行，进我办公室从来不敲门，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事情经过很简单。德州老王那里是分公司的老客户，据说老王的酒水公司开业时我们分公司给他送了一车酒，是半卖半送的，也就是说一百箱酒中，五十箱是付钱的，五十箱是贺礼，靠，当时的分公司经理真他妈大方！我问过副总李震中，李震中说当时也没有办法，开辟新市场嘛，是喊着口号先交朋友后做生意来的，没想到会搞得这么尴尬。是他妈太尴尬了！这个德州老王进库的一百箱酒卖了两年了，竟然仅仅卖了十一箱！我上任两个月的时候，这位老客户来济南找过我，说要退货，嚷着你们的酒实在难卖。当时我笑了，说难卖吗？你是很容易得到的业务拿着不当事儿吧？你往商场酒店里铺过货吗？我们已经对德州市里的酒店和商场做过调查，根本就没见到过我们的大磨坊酒上过柜台！德州老王说话很干脆：“刘经理你说得对，我们是没往商场酒店铺过货，怎么铺啊，你们的酒没什么知名度，铺进去有什么用？倒来倒去还不是做无用功？你也知道现在赊销账难讨啊！刘经理我不想跟你讨论什么，当初我们说好卖不了是可以退货的，那你就给退了吧！”我笑了笑，说：“那好吧，你把酒拉过来吧，有合同吗？”德州老王一愣，说：“哪有什么合同？我们做的是良心买卖！”这是事实，好像以前做的业务很少有签合同的！我说：“那好吧，你把酒拉过来我给你退了！”本以为这样老王该顺心了，可他说：“还是你们去拉吧，当初是你们送过去的，你们还得拉回来，不过分吧？我跟你们李震中总经理关系挺不错的！”我心里骂了一声：靠，把他们惯成什么德行！但嘴上说：“也行，过几天我去德州有业务，顺便给拉回来！”老王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真他妈恶心。他说：“到时候别忘了带着款子啊？”我说：“忘不了！”老王又说：“是九十箱，你可得付我九十箱的货款！”我说：“不是有五十箱是送给你的吗？”老王说：“哪有啊，我都付了钱的！”我让会计去查账，会计竟然没有查到这个帐。我就给李震中打电话，李震中说是蒙你呢，这个业务我是有印象的，绝对是半卖半送！打过电话回到办公室，看着老王气就不打一处来，小样的敢欺负我新手，想来我这儿钻空子！虽然心里有气，但和气生财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我说：“王老板，我过几天就去德州！”老王一脸的笑，说：“刘经理你人不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定能成大事，这样吧，哪天你到德州一定找我，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说到吃饭，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半。老王还在说话：“你们公司的人都不错的，每次来济南，都要留我吃饭，李总也请过我，都客气得很，我



很喜欢你们的先交朋友后做生意的口号！”靠，这是要我管饭呢！我喊来了孟临风，说：“中午我有点事情，你陪王经理去吃顿饭吧！”

好歹打发走了这位王大经理！后来我也没去他那里，这人太不实在，还想从我这里敲一笔，实在讨厌！当然他也打过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给他退酒，在电话中我很强硬：“退酒可以，但必须是按实际付费退货，一共有五十箱是付费的！”老王很不高兴，说：“刘经理，你不能这么做吧？当初我们是说好的！”

我跟分公司的人说好的，德州老王这里就是他拿钱来咱这买货，咱也不发！

孟临风说：“你看这事怎么办？”

我看看他，说：“你说怎么办？当初我跟你们说好的，不要再给这个人发货，你怎么还给他送货？”

孟临风说：“你说这话很没道理啊，咱是卖酒的，人家买酒咱能不给货吗？”

我看不惯孟临风这副无理争三分的样子，声音大了些：“呵呵，那货款呢？”

孟临风说：“没想到这个老王这么不仗义！”

我说：“没想到？”

孟临风说：“是啊，以前你也没说过老王这个样子呀？”

我说：“我不是说过不要给他发货的吗？”

孟临风还嘴硬，说：“可你跟我说过原因吗？”

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汇报呢？有能耐做，就有能耐处理好，你为什么不能收回欠款呢？咱公司可是有规定的，这种情况你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孟临风没有再说话，但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很不服气。

德州位于济南以北，过了黄河大桥，进入齐河就是德州的地界了。不过，要到德州市区还有一百多公里。因为德州市区与河北沧州搭界。这跟中国北京的情况差不多，北京城区位于中国的一端，而不是居中；德州城区位于山东省德州市一端。

不怕您见笑，在我进入分公司以前，从来没去过德州城区，当然去北京时多次路过，只是没下来站一站。进入分公司后，我去过德州一次，重在考察市场，但后来因为济南市场事务繁忙，我就将德州市场放在了一边，想先稳稳济南这边，再做德州。在德州我没什么亲戚朋友，如果勉强一点的话，夏薇算是一朋友，说起来我跟夏薇也就见过几次面而已。

夏薇是德州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当然也兼做广告业务，现在的媒体都给职工下任务联系广告，拉着广告后可拿一笔数目不菲的提成。在电视台工作的女性都特爱打扮，言谈举止都透着与其他行业女性不一样的东西，夏薇也不例外，妆化得很重，但不失协调，这应该归功于夏薇貌好，当时夏薇来我们分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这些家伙们都看直眼了！说你瞧人家长的，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有位甚至说跟这样的女孩子干一次这辈子没白活了！

夏薇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身着一套浅蓝色职业裙装，留披肩长发，很优雅地将白嫩的右手伸到我面前，说：“刘总，你好！”然后递上名片。客套过后，她说明来意，拿出一些画册，站在我身边给我讲解，她



身上有一股茉莉花的香味。当天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后来她又来过几次，我们就熟悉了，每次我都请她吃饭。说心里话，我打过夏薇的主意，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纯粹的杀手，她的诱惑很多男人都抵御不了。第四次吃过饭后，夏薇将我带到了—个宾馆里，她说来济南她一直在那住。那天我和她都喝了不少酒，酒壮英雄胆，趁着酒劲好办事。我们分别洗了澡，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夏薇问我，到他们电视台做广告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我才不禁一个激凌，醒悟过来：这事不能做！

是的，这事坚决不能做，傻子才会跟业务客户上床，那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我找个借口离开了那个房间。

出得门来我还暗自庆幸：我他妈是真正的男子汉！

后来夏薇又来找过我几次，我告诉她公司正在进行整合营销策划，德州的市场策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一旦搞好我会马上跟你联系的。但我没有再陪夏薇吃过饭，实在说不过去了，我就委托公司同事陪她吃饭。

孟临风是很高尚的那种人，他看不惯我逗女孩子的样子，对我请这个女孩子吃饭颇有微辞，只是没有跟我当面说罢了。他跟我完全不是一类型的人，此人表面极其守旧，好像对女色极不敏感，见到女人很少正眼看，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内心怎么样咱不知道。孟临风是四川总公司直接派过来的，比我年长五岁，学历比我高，他大本，我专科，这方面他有优越感。他很看不上我，可能在他心里，我一没文凭，二没水平，一肚子男盗女娼！原来分公司经理因为业绩平平而被总公司弃用，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个经理宝座非孟临风莫属，万万没想到李震中偏偏看上我！在进分公司之前，我跟李震中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先不要正式宣布我为经理，而是让我在分公司做一段普通的业务员，熟悉一下情况再说。李震中对我这个提议大加赞赏，说就冲这个想法我也没看错人。那段时间孟临风是分公司老大，因为李震中让他在总公司没有正式确定分公司经理之前由他代理公司事务，所以我给孟临风干了一阵子兵。孟临风摆尽了老资格，对我们吆五喝六的，当我的正式任命下来后，他整个傻呆了。

济南到德州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路上，孟临风又向我说了多次事情的经过，我当然知道，办了这样的事情，是很丢人的，特别是他这个常常以

元老自居的人，他的解释不过是说这是特殊情况，谁碰上了或许都会没办法。

“德州老王打电话来说要酒，而且量比较大，说好了货到付款，我一听这是好事呀，这一阵德州市场咱还没下力气启动呢，正好有这个事，多好啊！给你打电话可是你的手机总也打不通，我就给他送去了！我原来是盘算好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收不到款子是坚决不卸货的，可是我在老王的办公室里说着话的时候，小贾在外面给卸货了！”

小贾是司机，听到孟临风往自己身上推，他猛地刹了车，回过头来喊着：“孟临风，你什么意思？还想推个干净是不？有你这么办业务的吗？你就那么馋人家的酒吗？灌了一通马尿你就不知道姓啥了，做业务的是你，我只管开我的车！再说了，我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卸货了，我能拦得住吗？人家分明是设个套，就你这样的蠢材才往里跳！”

看两人要吵起来，我睁开眼，说：“小贾，开车！要吵回去再吵！”

进了德州城，小贾开车直接走老王酒水公司那条路，我制止了他，说：“去电视台！”

小贾不明白，问：“去电视台干什么？”

我笑了笑，说：“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将车开到电视台！”

孟临风说：“去电视台找那个小姐吧？她能帮我们干什么？”

孟临风指的那个小姐当然就是电视台的夏薇。

我说：“来德州了，当然要看看老朋友！”

没找到夏薇，但获得一惊：夏薇根本不是这个电视台的记者！
怎么回事？

传达室老头喊住我们，问找谁。我说找夏薇。老头很干脆，说：“没这个人！”

我说：“怎么可能呢？她是电视台的记者！”

“我在这看大门五年了，老职工新职工我都能叫上名字来，就没这个人！”

我以为老头是在难为我，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将军烟，放在老头面前的桌子上。老头态度好了一些，但还是说：“没这个人，真没这个人！”

我说：“她是这里的人啊，她曾经找我拉过广告的，这没错的！”

传达室老头又看了看我，说：“你说她拉过广告，是让你到电视台做广告吗？”

我笑笑说：“是啊，我们是来找她做广告的！”

传达老头想了想，说：“那我给你问一问广告部吧！”

老头面前放着一部老式电话机子，他拿起来拨了。

“张主任，咱广告部有个姓夏的，叫——”老头转向我问，“叫什么来着？”

我说：“夏薇！”

“有个叫夏薇的吗？这里有人找她！”